

少年游 (三)

丁 驢 (英國格拉斯歌大學博士，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教授)

提着馬燈屋頂觀戰

成都三軍駐防，社會秩序，實不甚安全。天黑之後，好人家女眷概不出門。街上軍士橫行無忌，槍殺案件甚多。公園之中特立所謂「彈神橋」(即流氓橋)將犯事流氓綁在橋上，日曬雨淋，有時致死。有一次傍晚，我在回山西會館路上，忽有一人在我身旁飛跑而過。正回頭間，後面有一兵士向他射擊。我急忙一箭步躲進一家舖面。街上子彈四飛，他叫着「蚌老二、蚌老二」。也不知是真是假，一路追去。又一次因打網球，一個小孩把人家的球撥開，竟然遍覓不獲。成都網球都是下江來的，非常珍貴。此人失去一個，堅持小孩賠他。小孩就是不賠。雙方動武。那人不知由何處檢來一支竹竿，迎頭一棍，小孩當時頭破血出。沒有多久忽見大批軍隊開入網球場。一方是劉文輝軍長的下屬(小孩之兄)，一方是鄧錫侯部下某師某旅等的連長。雙方對陣，架起機關槍，沿網球場一邊的商店，都忙着關門，我本在打網球，見此陣仗，趕快逃入一民家，暫時躲避。在他家樓上看熱鬧。原來兩方相持不下，

憲兵出動。憲兵捧着三軍長名義的令箭，直入戰場，在雙方之間設了一桌三椅。由一人捧令向甲方請代表出來商議，又由他捧令向乙方請代表出來，雙方一步一步地向大令的桌子走，請的人捧令一步一步的退。代表看着令一步一步的進……

我看了真不能相信，這是二十世紀的革命軍！此次商議結果是一個網球價值弟兄們傷了和氣。打人的願意賠醫藥費。由商會負責。(妙極！)商會捐給雙方網球各一筒(更妙！)。憲兵「監視」雙方離去才撤走。商店又再開門。這些事若非目擊，有誰相信！

我教了兩個月書不到，一天正在上課，忽然槍聲一響。我向窗外看究竟。回頭看我全班學生都不見了，他們跑得真快。我也不知所措。出門來，街上已經佈防了。街頭巷尾都有工事，行不得也。又家家閉戶，無處可躲，只好藏身公廁之中暫避。幸虧此次只不過是「扯風」，並未真打。我還能回到家。穆伯已來，見我平安回轉，伸手抹汗不止。他說：「風聲不好，你不要再去上課了。你教的是劉文輝的學校，却住在田頌堯司令部隔壁，一打仗你就回不來的。」果然第二

天巷戰正式開始。時為一九三二年雙十節，成都巷戰。劉文輝打田頌堯打了十六天。田頌堯戰敗退出成都。劉、田之戰僅涉及成都的西半城。東半城屬鄧錫侯防區，一切如常。人們在街上檢流彈殼而已。我住在田頌堯軍長的司令部緊鄰，自然緊張之至。我們躲在會館戲臺之下，可避槍彈，最怕炸彈炮彈而已。而令館東鄰乃是鼓樓。上有橫匾，乃以前巷戰之後，商會所立，上書：「民驚永息」。此時已卸下放在街邊。上面田軍架了迫擊炮一尊，不時發炮，我們在地印子中，覺得地震似的。入夜衝鋒之聲，清晰可聞。好像就要被他們打到司令部那樣，打了三天三夜，不敢出去入廁。穆伯早已準備好豆瓣醬肉丁，一個火水爐，我們吃尚可無問題。第四天停了，開門出去打聽，原來是「休息」。此時街上有賣菜的，賣熟食的，賣東西的(家家戶戶已經被搶劫來的東西)，買東西的。不知那一家人的相片簿，丟丟在街邊，相片隨風飄走。兩軍前線，互相交換香烟、食物，而且還問下一次打多久？似乎打打停停，都是前線士兵自己商量好的。第四天晚上又打起來。有一位下江來的館員，還提着馬燈，上屋

去觀戰。他下來說：「比打盧永祥還好。」不料一炮彈落在隔壁，炮彈未炸，幸而有驚無險。十六天打打停停之後，終於正式停了。田軍由北門退出。兵士一邊退一邊賣東西。一輛黃包車只賣五元。我以兩元代價買了五本孤本漢書，正是西域傳那部份，高興極了。後來不幸在蘇州爲日軍所焚。田軍退後，劉軍接防，藉口搜索逃兵，又來逐戶搜查，翻箱倒櫃地找逃兵。有因此失去金銀寶貝者。兵士休息之後成都市民滿街滿巷，都說是向川大所在的煤山去看死屍的。煤山爲成都唯一高地，每次兵家必爭，故死傷最重。事後有提議劃平煤山的。我住的山西會館，門口有鄧錫侯軍長的大印令說是「軍眷住宅嚴禁擅入」。所以無人上門。

經過這次觸目驚心的經驗，我急於東歸，另謀發展。此時劉湘已取了榮縣、瀘州。田冠五已被劉湘所俘，安置在重慶。姚伯告訴我，他介紹的事，已不能再提。不過託我帶一口信給田叔，說「瀘州之失，不怪他。劉軍長很了解。希望他不要失望。」我抽空去遊了一次武侯祠，就辭了穆伯，離蓉回渝。一路平安。在龍泉驛看到雲海奇景，也是收穫之一。

女出天花留一艙住

一九三三在重慶閒居寫作。到工業研究所謀事不成，又在重慶任教二女師。每週二小時。一個月下來，只得薪水八元。去買了一個新的網球拍。見過田叔，趁左右無人，把姚伯的話轉達，他非常吃驚，說：「這話千萬不能說出去。」我

說：「連我父親都不知道。」他瞠目無言者久之。七月劉湘派我爲探礦測量專員，爲他請來的兩個德國人去自流井找油田。一個德國人是魏特，乃一年青地質學者。我一人先到自貢觀察油田。他們隨後到。工作不久，劉文輝猛烈反攻，奪回榮縣，自流井危在旦夕。德國專家已由軍部保護撤退。把我一人丟在自流井。這時釜溪書局的康經理才露出他的身份，護送我到鄧井關，找到那裏的仁義公鄧君，託他設法送我到瀘州。再換船回渝。

仁義公在一茶館辦事，每日早上十點必到。屆時已有多人等候他處理事務。我看他好像是一位法官，又是縣長那樣，那些爭議的雙方，聽他一言爲定，並無異言，短短半小時，已處理了幾件事。他才招呼我說：「對不起令你久坐。我已收到康經理的訊息。知道你要回家。這時兵荒馬亂，只有水路可去。可是沒有船。待我替你安排一下。」他傳話下去叫某某來見，某某原來是船夫，來到之時站在一邊。他說：「這位丁學士是我好朋友。他是軍長的人，要到瀘州公幹。我要你找一隻船，找個可靠之人，送他下去。」那人有些爲難，上前低聲說了一些話。仁義公說：「遇到什麼，拿我的名片給他們看就是」。當時取出一張大紅帖，上有仁義公某六個字。交給此人。又給我他的名刺一張說：「帶着這個也許有用。」那人去後不及十分鐘就回報說：「一切都準備好，晚上黑了上船。」

是夜九時船夫他來帶我上船。仁義公親自送到江邊，拱手而別。船開出後，一夜無事，我

也睡得很好。次晨看見江邊有士兵一隊要船靠岸，船夫不知所措。我就站出來，雙手叉腰站在船頭。只聽岸上的兵士說：「是個穿西裝的人。」另一人說：「要不是長官部的。」說時遲那時快，我揮手大聲說：「走」。船夫拼命地掙，順流而下，轉眼已遠去了。那時我腰配相機手拿測量的儀器，遠看似爲機關槍，故兵士遠遠看，也未敢冒昧奪舟。

是晚到瀘州。船夫送我住入一處。乃至川省幫會的招待所。招待的人說：「先生是仁義公的貴客，有什麼只管吩咐。」我也不客氣叫他替我買民生公司的船票。不及一小時，票已送來。還道歉說，船小人多，官艙已買不到，只有統艙票一張還請先生原諒。「次日他早上捐冊，請我認捐多少。住此房間清潔，飯食相當豐富，都是免費供應的。而招待盡禮，真是難得。當即簽了五元。他又送我上船，在統艙中找到一席之地，鋪好被褥，開船就睡。次日到渝。發現我能找到一席之地的原因是因爲我隔壁睡的一位小姐，正在出天花。別人不敢靠攏她故留下空白也。」

劉文輝反攻失敗，嘉定也被劉湘攻下，就退到雅安去了。二次回家之後會見中央代表王伯羣。王伯羣與父親有舊，當面答應介紹我去中央研究院。要我去上海找他。父親在報上看見中英庚款招考公費留學生，有地理一科，說：「這是你的機會。」我說：「我也聽講過，只是朱家驊的兒子都考不上，其中毛病甚多……」父親說：「你這話才有毛病。你以爲他們作弊嗎？連朱家驊的兒子都考不上，可見其中沒有一點弊病。」我

想這話倒也合理。總之我既要去上海南京，順便投考，也沒有什麼不可之處。後來知道朱家驊先生並沒有兒子，更無投考不取之事，方知謠言真是製造出來的。

我到安慶之時上岸去交父親託帶之款，給一行莊。在上岸之時，遇到扒手。幸而我警覺，一把抓住錢票的下半段全部奪回。只見一人的背擠入人叢之中，不再見了。交款之後，回船。一路到上海都無問題。在上海住在青年會。次日先到王伯羣公館，由秘書接見，移時給我一紙八行，去見蔡子民院長。又次日到愚園路求見蔡院長，被門房擋駕。一連三日都是如此。我想了一個主意，對門房說我是因公來見。蔡先生只要在信上批示辦法，我就可以復命了。不必一定要面見蔡先生的。門房信以為真，替我傳信上去。不過半小時，原信還我，上批：「可到南京見李所長四光面洽。」幾個字，連夜即乘車赴南京。

洗臉毛巾捲出玄機

在自流井時康先生教我一事說必要時才能用。那就是洗臉時如何捲面巾的方法。到南京住在一飯店中，茶房端來洗臉水，我想何妨一試。果然靈驗。那位茶房忽然向我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我望着他把手搖了幾搖，他就笑了。移時端上三菜一湯，都是美味。而且一再表示我要什麼，只要吩咐一聲就是。當時我不了解，是十年之後又在重慶之時，與人談及，他說：「這是江湖秘密，你最好少用爲是，那位教你的人是不應該的。」他不知當時我是逃難，康先生怕我有失

，才教我一手，多少管用而已。這位茶房想必是爲我偶然捲面巾如此，或則我有秘密任務，不便暴露身份之故。「搖手」一事似乎又巧合他們的暗語，也未可知。在此住了三日即遷到成賢街一小旅社中。費用稍廉。

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在成賢街，附近有生物研究所。我去時李所長四光（字仲揆），出外調查，由主任葉良輔代爲接見。葉良輔是地質調查所講習所第一班的「狀元」，留美回國。葉先生見面即說所中無空位，不能用我，十分對不起。失望而同。坐旅店中，獨自發愁。時爲中秋。茶房端了月餅水菓來賀。我初尚以爲來報喜的。又以爲盆上東西真可以拿來充饑。不料都是以紅繩拴牢在盤子上的，中看不准吃。我此時囊中只剩二元，不得已給了他們六角（三個雙毫）。門簾開處又來一個軍人打扮的青年。自己不請而坐，笑顏逐開說他在櫃上看見我的籍貫是雲南人。他是同鄉到京遊覽，就住在樓下房中。今天同朋友到陵園看什麼運動會之類。回來時車子擁擠失了聯絡，自己一文不名，到此付不出車錢，可否借他暫墊一下。我也未暇思索，他要五角，我只好給他六角。他謝了又謝飛步下樓而去。事後問茶房，他住何室？才知並無此客。原來被他騙了。如此我的財產只剩一元了！窮途末路，急也無用。把箱中文稿取出，放在桌上，就在燈下寫那未完部份，以遣愁懷。門簾又開，進來一人似曾相識。他一入門，即問「液羣先生呢？」我說：「那是家父，未來南京。您必是秦叔叔！」。他點點頭說：「你已長大了。」秦叔叔慧伽，名瑜

。與父親有結拜同窗之誼。秦叔尊翁固始秦樹聲乃曲靖知府。爲一賢吏。任滿回家之時，人民要他一隻靴子掛在城門之上，以誌不捨之情。他在任時，收了曲靖本地有出息的子弟爲學生。在衙授經。父親同門有秦知府兩位少爺，郭之翰，繆嘉銘（？）等六、七人。秦叔後來留美習工程。

回國後在北平見過。我的名字便是他尊翁所改，賜字「龍驤」。秦叔又替我改英文作文。父親聽不懂英文，每次要我作文之後一句一句講給他聽。此次是作「中國的鐵路」，我用的英文句法，每述一鐵路，必改變說法。父親大不以爲然，質之秦叔。秦叔說：「大哥，作英文與作國文不同。英文忌諱句法雷同，老趕（我小名）所作合乎英文作文的方法。」得他支持，父親才能釋然。

在重慶臨行之時，父親給我一疊他的名片，及知交地址，囑我每到一地，都要投刺拜謁，因此我到南京，先到秦叔府上求見。他不在家。故今晚特此來旅店回訪，見到只是我在。他看我正在寫作，想了一下，就坐下來，問我在寫什麼？我說：「閒着無事，正想把我的雲南地理完稿。」他就拿起來看。我那本稿原是一本書，從雲南的歷史寫起，已有四五章了。他看後問我到南京何事？我就把到中央研究院謀職見到葉主任的事詳細說給他。他沉默了一會說：「葉主任，我認識。明天一早我去問問他，看看有什麼辦法沒有？你明天不要離開旅館，在此等消息就是。」他又告訴我，他在建設委員會辦公，有要事時，到那兒去找他。後來我去拜訪另一位父執何慧青，他任建委會科員，問起秦瑜，才知秦叔是該會的副委

員長。淮南煤礦、水泥廠、硫酸鋁廠，都是他主持設計的。

中研院臨時研究員

次日中午葉主任果然有電話來，叫我過去地質所面談。葉先生說：「所中本無餘位，今早秦先生來，竭力推薦你。我們想了一個臨時的辦法幫助你。不知你能否同意？」他又問我希望的待遇如何？我答道：「只要能維持一人的生活就可以了。」最後的定案是名義為「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臨時研究員」研究南京鍾山地形。期限是四個月。一次經費二百元。為了便利研究，當在鍾山當地找住處。他替我找。臨辭出之時，他先給我四十元，為我暫時遷出旅店，在人家租房居住。這樣我回旅社結算帳目，又在中央大學南邊民宅租了一間屋子，每月八元。去買了棉胎、白布、針線，自己在地板上縫被套。製作之時，被房東太太看見。她說：「哎喲！丁先生真能幹，自己釘被，來來來，這些女人家的事，我替你做吧！」房東太太替我縫好，又叫我去吃了一頓飯，說是歡迎我的。我在此住了不到半個月，鍾山方面住處已找到，就辭出遷往靈谷寺去了。

靈谷寺在鍾山南麓東端，左為譚墓，右為陣亡將士公墓，此時尚在修建之中。總工程師劉夢錫。由陶馥記施工。劉先生夫婦及子，住在寺園之中一小苑內。他住處對面乃梁鼎銘家，時梁兄正在作惠州戰役的大畫。我會數次去看他作畫之情形。劉工程師用了一位汪原沛兄，是剛畢業的工程師。陶馥記又有監工二人，一為羅明通君。

汪羅二人住在寺前院一大室中。我即住此室。汪兄靜如處子，從無疾言厲色，甚少說話。羅君粵人，性情外向，有話就說，常不免得罪朋友。後來又多了一位，是陵園管理處派來佈置園林的園藝專家，李造。人是魁梧，金大畢業，相熟之後，我們稱他為「羣芳館主」。住此無房租。食則搭伙，與劉家同食，倒也享受。

收到葉主任的二百元，時父親生意破產，即寄一百元給他。

住此每日出外考察，攜帶乾糧。日久也就嫌麻煩，往往中午不食。每週工作六日，星期日休息。雖說研究鍾山地質，事實上我的足跡到金壇茅山句容赤山。京滬線上延伸到棲霞。南京南面到四十里外的方山。有時在外邊過夜，不及回寺。一次上山，下山之後才看見「行人止步，山上有狼」的牌子。我雖未見狼，但狼嗥時聞。也會看見狼窩。牠們不在家，實是萬幸。

說我一定可以出國

四個月很快地過去了，南京已入冬。天氣寒冷。我把報告寫就，是英文的，附中文字節要，送給葉主任。他看過之後，一日約了李捷、朱森（研究員）一同實地勘察我報告發現的異常現象。往後巴爾博師及德日進（法國神父，為中國初期地質時代的一個權威。）也來南京考察，同我去看過我的發現，他們似乎對我所見的，不能獲致一致的解釋。其中癥結，也從未與我討論。之後葉先生向我說：「你的工作我們很欣賞。你今後打算如何？」我說：「我要準備考庚款留英公費，

不能再任考察的職務了。」他問道：「那你怎樣生活呢？」我說：「靈谷寺再住下去，看來不成問題，只是家中破產，更無接濟。」葉先生說：「既然如此，所裏無經費給你。不如我私人給你二百元，維持生活。我看你對地質構造方面認識，沒有問題，只是對光性礦物學，缺乏根基。你的中英文都很好，應當出國深造。投考公費，是很理想的辦法。出國學成，方有前途。若在此任職，也許一二十年都難出人頭地。希望你安心準備投考。錢不夠用，再向我拿就是。」他認識明確，說得非常懇切。我就接受了他的資助。到英之後，我特去學習光性礦物學，也是因他此番談話的結果。收下二百元，我又寄了百元給父親。剩下的準備用六個月，所以生活吝嗇，困苦異常，聞言閉語，也聽得多。我每天只是讀書，累了就到寺內寺外走走。看看工人怎樣倒水泥。或者與和尚談天，或者一人在無樑殿窗臺上午睡。只是囊中羞澀，烟已買不起，每日在外捨烟頭，拆開來放在煙斗內吸。

這幾個月專門讀的是歷史地質學。考試必考科目之一。此科我在燕京，從未學過。因為沒有老師教的原故。我的知識全憑自修。我喜讀閒書，在成都幾個月，把商務書館出版的書，無論是文藝或是科學讀了不下幾百本。這幾個月又從地質所圖書室借來雜誌書籍也讀了六十餘本。真是一部世界地質歷史，大事小節全在心中，堪稱對此門「滿腹經綸」。考此科成績特優，得了九十八分。這是後話。

劉老總看我生活困苦，想替我介紹工作。一

是到金女大地理系去任助教。我倒想去，無奈系主任劉恩蘭拒不見我，沒有下文。二是到一連部某排擔任司書，月薪二十元。我拒絕了他的好意。以後他也不便再為我安排。

父親把我的履歷，託朋友送給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先生。說明是謀一助教之職。想必學校人事方面，看了我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竟聘我任地質系教授。王世杰校長與李四光所長是好朋友，就把聘書寄給他。想必一因我是他所中工作人員之一，二因我大學畢業不足兩載，何以竟是一「研究員」，他把聘書給李先生，也有由李先生裁奪之意。一日李所長叫我去見他。談了許久，都不提聘書之事。最後我問他有無此事，他說：「聘書在我處。不過你要考公費，我看你還是一心一意出國去吧！」

我知道他有為難之處答道：「您說的是。無論我能否出國，這教授名義，我也承擔不起的。」大概我的話，出他臆料之外，他看着半晌不語。後來補了一句「你一定可以出國的。」

靈谷寺看花感慨多

在此期間想到父執張篤倫（字伯常）他在南京任蒙藏委員會的委員，應該去拜見。張伯問我履歷等細節，說也許蒙藏委員會可以請我為編輯。承他厚意介紹，我去見某一科長。我去了四、五次都未見到。每次都是他的下屬代見。最後一次正談話中某科長在內大聲說道：「告訴這位姓丁的，以後不必來。這裏沒有工作。張委員介紹也沒有辦法！」我本無意找職業，不過編輯邊疆

書籍，也與我投考學科有幫助，何樂不為。故此一再前去。不料被他如此侮辱。後來張伯問起我說：「×科長說會中沒有我可做的事。」我想起有一次我在小報上寫了一段批評蒙藏委員會譯的有關西藏的書。地質上稱古代中國為 Cathay，西藏所在原是大海，稱為 Tethys。譯書的人，不懂地質，譯成「把迎泰的德非士女神高高舉起」，「不但上下文不通，簡直不知所云」。也許這位科長，便是譯者也未可知，不然他何以如此恨我呢？

靈谷寺牡丹馳名。春來盛開。觀者盈門。我看花，也看人潮。一人孤因此處，看花亦多感慨。想像之餘，戲作牡丹詩。前些年出示此間詩友。頗受贊揚。姑列之於此：

靈谷三月仕女歡，為看牡丹上鍾山。
牡丹何幸得青眼？欲借花顏顯容顏。
緋衣女子花前立，秀手方摘還自惜。
忽聞笑語出花鄰，知是青梅舊時人。
回首相對似相識，星眸上下欲語遲。
只因身是謝池燕，且作別來未相思。
匆匆小會又經年，錦瑟頻添幾多弦。
因思此地當種竹，何必人間富貴妍？
牡丹佳期春來早，春去秋來顏色杳。
無處更覓采花人，但有青竹未知老。
牡丹牡丹空自好，無奈侵階油碧草。
新歌舊曲銷夜永，多情還被無情惱。
此詩頗有詢及究竟者，因又作七律解嘲：
牡丹緋衣事渺茫，只為騷客慰淒涼。

賦詩原貴造心境，寄語無端惹情傷。
落魄借居蕭山寺，飄零枉顧綺羅香，
游戲文章承錯愛，只緣夢遠遠山長。

靈谷寺每逢假日，遊客頗多。上譚蕙憑弔者有之。有時在人叢之中，發現舊時同學，自慚衣履不整，不欲相見。夜間只聞四壁蟲聲。無標殿，不無樑亦無門戶，故時常獨自在其中高臥。一夜忽見殿外有狼羣逐羊，奔馳向山而去。從此不敢再試露宿。此殿以穹形支起，建於明代。今又修繕，當可長存。戰後回到南京，未能再去一看。今日只能在記憶中回想而已。

一波三折投考公費

公費考期已近，我由靈谷寺搬到成賢街中央大學學生宿舍內借住。時值暑假，也無人管。中研院生物研究室，也在隔壁，我不時過去讀書，遇到一位老先生。過了幾日他忽然問我是誰，怎麼常到此讀書？我說明之後，他叫我同他上去他的私室，坐下談心。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秉農山先生（秉志）。我提起他當年我收集的蝸牛殼，據說是新種，問他是否發表？他說：「哦！那原來是你！」他原定新種為「丁氏蝸牛」。後來覺得我採集的個個是新種，似乎是由一種演變出來，乃一個進化系列，故說是一種，就不對，說是多種也不對，為此文章就擱淺了！我們暢談上下古今，一老一少，白日午餐之時，必聚談一次。我學了不少的生物知識。在秉農山先生處有一次見到了文江先生，也是最後一次了。
考公費的經過一波三折，詳細說來太長。總

之我命中時有貴人扶助，如秦叔、姚伯、葉先生，以前的穆伯，自流井的康先生，鄧井關的仁義公……暗中又有神助，遇到困難，會有素不相干的人，出來不知不覺地助我一臂之力。此外有兩位，我必須記錄下來，以誌感激之意。

一位是董事會辦招考的蘇公雋先生。從我報名之日起，他就對我特別關照。不是他，我就報不上名！不是他，我就不能參與考試。中間我去過一次，他還說「你怎麼越來越瘦了？你太用功了，要多注意營養。」我考中之後，去辦出國手續，他說：「我早知你會高中的。年紀小小，竟然提出那許多的著作！」後來我查成績。著作一項我得了滿分，等於總平均百分之五，大大的提高我的平均分數。

一位是中央大學地質系主任鄧乎懷。是他出的歷史地質一科的考題。其中大題十，小題十。我於兩小時內，寫了公文紙兩本卷子的答案，只寫不想，手不停揮。因為全部題目答案都是瞭如指掌，英文寫得更快之故。答完正好鐘響，用帕抹汗，白巾如雪。

記得剛接到題目，一看大喜過望，竟然在考場失聲叫道：「這樣容易！」被監考官教訓一番。據說鄭先生改考卷時，向來是喜歡「全」與「長」。越詳盡分數越高。第一名若是九十分，第二名定是六七十。懸殊之甚。我的答案又全、又長，事後研究只錯了半題。鄭先生給了九十八分。據說他改完卷非常高興，我朋友張祖還是他的高足，鄭先生說：「有本答案太好了。幾乎得了一百分」。張兄問他是否答得又長又全，鄭先

生說：「三十二頁 Long。若此人考取，必要親自見他一面。」張兄把話原原本本告訴我。「但不知此公是何方神聖？」我說：「大概就在你面前！」他笑了：「真的？我是目不識丁了。」鄭先生閱卷之後不久就因病謝世。我也失去了與他求教之緣，他也不知是誰考取。

祖歿家道否極泰來

這一年入春以來，祖父病了，日益沉重。父親何慧青說：「你的家運可謂否極。俗話說否極泰來，我看令祖之病，必將不起，而你一定高中。」真是如是。發榜之日為晚上七時。我們都不知道。而祖父病歿的電報，也於此時到達。我不敢出示父親。次晨閱報知榜上有名，父親還說趕快電告祖父，也許他病會有起色！我才把電報呈上。父親此時哀樂並至倒也從容只說：「爺爺老了，入土為安。」自己安慰自己。

考取以後即晉見葉先生，他早已知道，高興之極。我即趁不備，伏地向他叩首，拜他為師，他未料到只說：「你怎麼這樣！你怎麼這樣！」出國以後就沒有再見過葉師。只見過他公子一面，大恩無報，特此寫出，以彰他的令德。秦叔那年我回臺灣打聽他的地址，方知他也去世一載。若不是國家多難，這兩位恩人應該得到我的報答才對！

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們第二屆庚款同學二十六人齊放洋。二十六年回國。在英三年的事蹟，都在我留英日記中。留英同學為國為民有貢獻的不乏其人，如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前中大校

長、中研院總幹事周鴻經，交大校長王之卓，同濟校長夏堅白都是。今日二十六人存者不過十餘，座師朱公驥先早已作古。庚款會總幹事杭立武先生尚健在。李四光先生前數年仙遊。我回國時他曾聘我為中研院地理研究所籌備主任，因國難而未辦成。以後即未再見。庚款同學歷屆也不下百數十人，多在大陸。海外居留者不過十餘人而已。有些恐怕見面不識荆也是必然的。

有詩贈國鼎年兄：

名成身未老，立言得尚道，靜者意有餘，富貴非所好。君爽舊相識，功業玉山顛。同年廿六人，惟兄中懷抱。力伴分社稷，復漢仗師保，海外小蓬萊，十年成豐鎬。為竟中興功，神賜恒春草，三傑君獨健，天下為君禱。

臺灣友人為我言，臺灣經建有三傑，李國鼎兄為僅存者。（未完待續）

情報珍聞：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200元

全書陸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